

儒門語要

天

五

三
甲
士

三
甲
士

清 倪元坦 輯著
安藝吉村晉 校閱
全三冊

儒門語要

京攝 四書堂合梓



刊儒門語要序
效得
浪華二書房。比者梓清倪氏儒門語要。
謁予爲序。予居平甚好此書。置之左右。
時省覽以自警。因欲槧版以惠多士。而
未果。今而實獲我心。共囑不可以辭。蓋
列聖相承之學。肇端執中之言。其來遠
矣。思孟已歿。而後湮晦茫茫。迨宋代

名賢輩出。迴狂瀾於旣倒。一綫之脈絕。而復續。乃再明於世。明儒沿其後。展拓益宏。體認益密。或闢前人未盡之旨矣。顧其間固不能無論說異同之可擇。要是見有偏全。造有淺深焉耳。學者以意迎志。而各悉其趣。亦足以相發。何必執一而廢百。傲門戶攻訐之陋哉。予嘗上

循經訓。下參諸宋明。達觀而衷考之。求其本領。要歸之所在。惟是不過欲使人存心養性。全其固有之天而已矣。是則古今之所大同。而不容違也。倪氏之學。蓋有得力於此者。故其採輯。槩專於此。雖語不多。而聖學之全功存焉。是予之所以致思不已也。竊惟世之同志。能以

大同者爲用力之地。而略繁文不切之
言。驗日用思爲之實。疊疊翼翼。久而不
懈。積累之餘。自然已立。而物備焉。出處
進退。隨所遇。有可以爲。可以守之道。學
至乎是。而後纔不爲無用也。若夫欲明
教化。淳風俗。勵名節。辨義利。以植所以
延泰運於無疆。固鴻基於將來之本。豈

可會。是而他求哉。然則如此書者。其關
於世道人心。亦大矣。是又所以尤宜致
思也。於是乎書。

安政己未春正月

後學安藝吉村晉拜撰

宋儒學聖人而未至於聖者也。萃諸大儒之言，尤難得其門而挈其要。鵝湖紫陽同源異派，而弟子各守師說而不相入。沿及明代，門戶益分。河東三原諸儒本於朱子，白沙陽明諸儒本於陸子。其間宗好辯之旨者，彼此相攻，為執中之近者。宛曲遷就，如黃梨洲明儒學案一書，有崇仁白沙河東三原正條，秦州甘泉東林九宗，而於姚江復分浙中江右南中北方粵閩五宗。蓋梨洲本之蕺山，

儒門語要序

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宋儒學聖人而未至於聖者也。萃諸大儒之言，尤難得其門而挈其要。鵝湖紫陽同源異派，而弟子各守師說而不相入。沿及明代，門戶益分。河東三原諸儒本於朱子，白沙陽明諸儒本於陸子。其間宗好辯之旨者，彼此相攻，為執中之近者。宛曲遷就，如黃梨洲明儒學案一書，有崇仁白沙河東三原正條，秦州甘泉東林九宗，而於姚江復分浙中江右南中北方粵閩五宗。蓋梨洲本之蕺山，

三原下似當有姚江二字

龍山本之陽明其源可數也。陸清獻申清濶學節之說於陽明指摘尤甚。

國朝康熙年間士大夫多喜姚江之學。爲其說者十得八九。要之儒者學聖亦各從其性之所近而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並列四科。曾子明孝道而後有吳起子夏論精微而後有莊周四庫全書提要云象山天資絕世故其學以悟爲宗。但可象山自爲而不能入人皆象山宗之者因象山有得而并庇其末派攻之者以末派之弊而并斥象

山皆一偏也。又云象山近禪而非禪入於禪者自慈湖始猶陽明之一傳而爲龍谿也。別白是非洵千載之定論矣。倪君畚香守其父二初先生之學。蓋二初出於王孝簡之門其教授太行山中一遵朱子白鹿洞規畚香復輯儒門語要大旨宗李二曲之說所著慎獨圖說闡發先儒之精蘊而於陽明晚年定論深爲推服。夫人其室者操戈得其門者或寡。方今士子或譏經史考擇或以詞章自詡而於宋五子之書度閱勿諱久矣。畚香獨能嶺其粹而去其疵一泯昔人

門戶之見誠所謂有志求道之士也可多得乎哉時
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中和節仁圃宋如林撰

唐四國... 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中和節仁圃宋如林撰

自序

儒者之道所以經緯天地末學膚淺何足窺祕與特
念先君子一生折衷濂雒關閩為王孝簡先生高
第弟子孝簡出南浦焦徵君門徵君師法陸清獻公
元坦過庭時得聞緒論久矣嗣先君子講學太行
山巔遵朱子白鹿洞規因封造就每寄訓言必命參
究儒先語錄毋沾沾記誦辭章因是肆力研求反躬
默勘所恨氣質疵累未能湔除先君子沒後家益
窘藉帖括課徒而身心性命之業漸以疎矣每憶朱

子戒其子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輒怛怛心動。歲
戊辰得關中李二曲先生集。讀之有省。爰節錄付梓。
今歲江蘇學憲湯公以拙刻二曲集錄要廣播。士
林并刊李先生所著四書友身錄行世。而關學新傳
藉垂不朽。竊惟孔孟之道。至宋儒而大顯。濂溪周子
崛起春陵。繼二程張邵。而朱子集其成。明代純儒輩
出。若方正學曹月川薛敬軒諸先生。皆原本程朱者
也。獨天台經靖難之餘。淵源遂絕。自康齋振鐸於崇
仁。遞傳白沙甘泉。而姚江之學並起。由是支分派別。

各標宗旨。逮東林振興。如顧涇湯高景逸諸君子。均
足以維持道脈。抑亦盛矣。昔周海門輯聖學宗傳。嗣
孫鍾元黃黎洲各有纂刻。惜純駁兼收。以三者論之。
孫黃較勝。然內糺者不可繆。而擬元坦不揣固陋。節
取其醇。補所不逮。名曰儒門語要。自宋訖明。計七十
人。各系案語。詳其師友淵源。及學問梗概。末附慎獨
圖。慎獨圖說是管見也。至

國朝理學諸儒。當採輯續刻。或曰。程朱陸王之學。不
同。而是編並列何也。曰。蓋有說焉。昔陸子與朱子論

太極圖不合。陸子云。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有學者詆毀陸子。而朱子則云。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其實敬其為人。未可輕議也。又晚年貽陸子書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以是知朱陸兩家殊途同歸。後人徒執朱子中年未定之說。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使人不得其門而入。於是夙負靈根者。將變爲焦芽朽枿。乃遣而歸二氏。迄今二百餘年矣。噫。是誰之咎與。昔王子文成謫官。

龍場。忽悟致良知。特與朱子相抵牾。及官留都。復取朱子書讀之。然後知朱子後來亦悟舊說之非。至以爲自誑誑人。罪不勝贖。文成乃輯朱子晚年定論。以示及門。由此觀之。同邪否邪。然而文成道高才廣。其流不能無弊。如龍谿近谿。外更有大洲。復所海門石簣諸人。舌底翻翻。自信探幽抉微。爲說愈精。去道愈遠。程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是也。而文成早已救其失矣。故嘗言良知之妙。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甚大。亦猶朱子言自昔講學以

太極圖不合陸子云。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有學者詆毀陸子。而朱子則云。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其實敬其為人。未可輕議也。又晚年貽陸子書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以是知朱陸兩家殊途同歸。後人徒執朱子中年未定之說。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使人不得其門而入。於是夙負靈根者。將變爲焦芽朽枿。乃遁而歸二氏。迄今二百餘年矣。噫。是誰之咎與。昔王子文成謫官。

龍場。忽悟致良知。特與朱子相抵牾。及官留都。復取朱子書讀之。然後知朱子後來亦悟舊說之非。至以爲自誑誑人。罪不勝贖。文成乃輯朱子晚年定論。以示及門。由此觀之。同邪否邪。然而文成道高才廣。其流不能無弊。如龍谿近谿外。更有大洲復所。海門石簣諸人。舌底翻翻。自信探幽抉微。爲說愈精。去道愈遠。程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是也。而文成早已救其失矣。故嘗言良知之妙。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甚大。亦猶朱子言自著講學以

來將謂漸深自能入德。不料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入倫日用切近處。都不得毫毛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是程朱未嘗無流弊。而獨歸咎於子靜陽明。豈不謬哉。是編宗程朱。而陸王並存。正以相資。非以相病也。讀者會而通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亦未始非砥礪觀摩之一助云爾。嘉慶丁丑十月雲間後學倪元坦醒吾氏謹識。

陸子白鹿洞書院講義。而心類自。其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疏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怍。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錘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朱子曾除祕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睹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諸。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

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拔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沮洳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

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職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特恐不在於義耳。詎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

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共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職之、周清叟、熊鑑、路讓亨、胥訓實從。十月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

忘之也，復請子靜筆諸簡，而勒石於書院。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幾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元坦案：朱陸異同之辨，由來久矣。近日徧讀朱陸文集及語錄年譜，方知其說之謬。考陸子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四月，訪晦翁於信之鵝湖寺，相與論學。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別後，朱子以爲他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使人都快活便。

會使人放顛放狂。而陸子每於廣坐中說晦翁。又是一意見。又是一議論。又是一定本。彼此齟齬。至淳熙八年辛丑。朱子爲南康太守。與陸子泛舟甚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不於是請陸子登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一章畢。朱子離席言曰。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請陸子筆諸簡。朱子題其後。勒石以示來茲。又謂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卻說

得好。今人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此可見朱子虛心集益之誠也。及晚年示學者云。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又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氣象皆好。又云。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其向來誠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今當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汨溺於故

備門前勇
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又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其向來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觀此。知朱子與陸子。始異而終同矣。昔陽明德業兼盛。爲權貴所嫉。陳清瀾作學藪。通辨以逢迎之。借陸招王。語多雜綴。而攻擊之習益張。蓋理學幾於熄滅矣。嗟乎。老之將至。一夢方醒。

幸得朱陸兩家語錄合讀之。骨寒神悚。用警駑駘。故以講義題跋。弁諸簡端。而并叙其始末云。

邵子

楊文靖公

謝文肅公

尹和靖先生

游定夫先生

羅文質公

李文靖公

陸子

楊慈湖先生

張宣公

黃文肅公

真文忠公

陳潛室先生

元儒文節公

許文正公

吳草廬先生

卷三

明儒

方文正公

曹靖修公

薛子

吳康齋先生

胡文敬公

陳文恭公

湛文簡公

卷四 黃文獻公

王平公

羅文恭公

聶貞襄公

錢緒山先生

王龍谿先生

鄒文莊公

王文貞公

薛中離先生

卷五 歐陽文莊公

顧善溪先生

蔣道林先生

卷五

薛思菴先生

羅文莊公

崔文敏公

呂文簡公

尤西川先生

楊幼殷先生

馮南江先生

楊忠介公

楊天游先生

楊忠愍公

來瞿塘先生

羅近谿先生

李見羅先生

徐魯源先生

唐襄文公

鄧文潔公

儒門新學 目錄

呂新吾先生

鄒忠介公

周海門先生

卷六

顧端文公

高忠憲公

馮恭定公

郝楚望先生

劉忠端公

鹿忠節公

呂忠節公

金忠節公

陳幾亭先生

黃忠節公

孫鍾元先生

黃黎洲先生

李二曲先生

附 慎獨圖

儒門新學 目錄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
 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
 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元坦室一神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
 公溥即五行周子作太極圖所以發明此心之妙
 人能無欲則太極之妙自見而心極已全孔頴之
 樂活溪濼也此章無欲二字乃工夫要領周子所

以為聖學
 之宗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
 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
 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
 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賤處之一也。處之一
 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

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元胡案昔太中大夫程頤見元公氣貌與之與之言知已聞道使二子受學焉即明道伊川也元公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淵源於此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運日聽講至二年果有得從師聖學於伊川未幾來訪元公對榻夜講越三日復見伊川伊川驚異曰非從周茂叔來邪蓋元公之學以無欲為宗胸次灑然如光風霽月故聞

其言者豁然頓悟于與氏後一人而已且氏謂其師事錫林寺僧參理豈其然哉

大程子 名顥字伯淳號明道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

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
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建安葉氏曰腔子猶腔殼也人之一身惻隱之心無所不至故痠痛癢癢觸之即覺由是推之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惻隱之心矣

觀天地生物氣象

元坦案造化發育萬物生理條達觀之使人決心油然而生昔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

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
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
其善學

人於外物牽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
心已先不好了也

耶和叔言吾嘗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
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
臨大事乎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
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
言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
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
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所
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
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淫惡
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
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

至老而益衰

元祖業純公方十歲賦詩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
外物豈能遷至十五六時與弟正公從周元公學
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
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故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月時
便脫然欲
學聖人

二程子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曰正明道先生之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君子之過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

善則改之無歎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
 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
 處之有人過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
 若不會處置便放下是無義無命也

建安葉氏曰遇事而不能處置是無
 義也既處置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

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元坦案昔此文獻公為學時蓋卜諸妻子夜卜諸
 夢寐蓋夜之所夢皆是心中所有若心中所無必
 不入夢故毋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凡夢中奇幻
 百出皆中妄念所致陸放翁有句云家貧占力
 量夜夢
 驗工夫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漫盛四十五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默
 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恥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莫說道將第一等談興，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

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

要終故知先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先理若不明得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只因爲物所役便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都在那昏迷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

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友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慳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枯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元坦崇純公德性寬大。胡叔廣潤正公氣貫剛方。文理密察。至道舉同。而造德各異。故正公每以爲看不及家兄處。紹聖中。廣潤作正公編管。治河渡江。船隻覆舟。中人皆號哭。正公獨正襟安坐。如常。

張問曰。臨危無怖色。何也。正公曰。心存誠敬耳。在洛注。明心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愛。故歸不以爲真。自洛遠。洛客色難變。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則知人以憂危待。失動其心。由未嘗學問耳。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諡曰明。鳳翔郿縣人。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外。世人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措其心。其視

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
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見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
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
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
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
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

一端。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有
以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亦是博文約禮下學
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
益。知所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
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
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

三年庶幾有進。蓋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與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勿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正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而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累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以良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建安葉氏曰。止水可鑒而風水不可止。乃光明也。

有潛心於道。怒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元世宗明公善兩程夫子切。發嘗謂兩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甚至坐撤鼻比心。成也。變化氣質。四聖是一生。學問把柄。故要於自克。人或未能慎交。則自艾。明公之所以得道。其在斯乎。

朱子

名熹。字元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人。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於動靜之

際者也。就程于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學者做功夫。當忘寢食。做一場。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大處攻得破。

見那許多零碎只是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
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
些少終不快活今且道他大底是其物事天下只
有一箇道理學者只要理會得一箇道理這裏纔
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
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
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
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當

無所屈撻禍福得喪一切不足以動其心方靠得
然其功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忤自然如
此不在他求也

人須是有蓋世之氣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
較生死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某觀今人因
不能敲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元世案昔程正公歸自涪後張思叔從之學讀孟
子志士不忘在溝壑慨然有得且曰守此則無不
可爲之事矣蓋世人多從無故上起念故聲色貨
利靡所不爲若能見道生死其小者何况其他

學者只就一處下功夫。則餘者皆兼攝在這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若頭緒多。既做這一件功夫。又做那一件功夫。終不得其門而入。學者常提醒此心。使如目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了。不要著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一兩句。問人客省見一兩人。也好。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逐日無事有。

現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功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功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刃而解。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

自家性分上事也。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懷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此心不可太拘束只爭箇醒與不醒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一似睡著相似只與他喚醒纔醒便無事。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

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淡泊處看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

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於此著功見其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

元坦案周子三靜好事者謂其師事龜林守節壽
涯是歷周子爲禪學也程子之學當時蓋其平出

於通至朱子好靜坐皆見效以爲學禪則知效辨
之說全不足爲此事若不從靜坐入手只倚膳傍
處作依樣葫蘆徒
做功夫終必退轉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須
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

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卽至千萬里
之遠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纔發念便到那裏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卻不太養他自且至暮只
管轉轉於利欲場中蔽了這箇虛靈便與禽獸何
異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

講學固不可少更須在自已身上切實做功夫且如
人雖知此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又如遇一好
事心中本自要做又卻終不肯做蓋人心本善方
其見善欲爲之時此卽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
便被氣稟物欲遮蔽了此須自去體察擴充此最
是一件大功夫

人做不好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
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
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

待得熟時。私欲自任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應事接物之時。覺得此心常惺惺地。便是存心。

問顏子所樂何事。先生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便樂。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纔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處。都不得力。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拄天踏地。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骸。空喫了世間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須知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若因前路艱難。便退轉去。如何濟得事。

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耳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元趙雲人心中動與屈伸往來者相感通是無在非鬼神也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惻可射思

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隨流俗去矣某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

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敬字功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難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疆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何如。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中間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未當著力考索也。

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鸞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

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晚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有下功夫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某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目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

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

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此中見有朋友教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功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

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
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與渠相
友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深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
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
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李先生教人大抵全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
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
指訣然當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
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

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元祖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程門相傳指訣也喜怒哀樂未發有何觀聞靜而觀其氣象正是靜存功夫龜山得兩程子之秘而傳之仲素仲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紫陽一燈相續直接武廷允執轅中之承此段關係甚大仲素之言曰字備宿則言存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然則言夫亦有所向脫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蓋若毫釐離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知所止方做得此件功夫

某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累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

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孫鍾元曰此朱子晚年答陸子書也兩人同異到此了然矣

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迨因友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箇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

予作調息箴亦是養心一法蓋人心不定者其鼻息之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倅勻則心亦漸定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也調息又勝數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倚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已而吸如百蟲蟄氣益闔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元坦案昔述之多莫過朱子而開導後學之功亦莫過朱子但其意既以啓發絕根爲事則其言平易實實遂有爲利根人所趨者說年深遠自得亦以爲向來太沙支離痛自懲艾此其夫子所謂開

道也。王子文成云：余謂官廳場居危處困，動心忍性之餘，忽悟致良知功夫，直截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至以爲自誰誣人之罪，不可勝讀。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終於朱子，又喜朱子先科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爰採錄以示同志。庶幾不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讚文成之言，可以化異同之見。

儒門語要卷一終

儒門語要卷二
華亭倪元坦會香輯著 男頌堯日園校字

宋儒
邵子 名雍，字堯夫，號康節，河南人。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

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心也。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天以氣爲質以神爲神地以質爲質以氣爲神惟神

兼乎萬物而爲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人得天地之神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學不至於至不可謂之學。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至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元坦崇事師於本清明又養之純厚嘗於百泉深山中讀書齋獨處王勝之常乘月訪之每見其鏡下正襟危坐又吳氏稱堯夫始學皇極時專不施捨者三十年古人稱學之篤如此

揚文靖公

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南劍州將樂人

觀孔門弟子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久而不

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久而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切。

孫繼元曰：龜山會得參易而充養和粹，故能行程門之旨，開考亭之傳，厥功鉅矣。

謝文肅公

名真，字顯道，上蔡人。

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翦落，已盡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

人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

時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

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

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元地案：上蔡少博洽，見純公於扶溝，語書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億何多也。抑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物德面發赤汗，次背其克念之勇，大半如此。嘗曰：克已須從性，論難克處，克將去，真至言也。

尹和靖先生

名焄，字彥明，河南人。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子。若能以天地之

心爲心便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已便是能盡此道

克已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最深者先克去

其文忠公曰和靖莊敬宏毅不欺開其共於聖人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

游定夫先生

名而建州建陽人

人所不覩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是乎人所不

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元川先生清德重望皎如日星一時老師節節成推服之伊川謂其德器純茂河然

羅文質公

名從彦字仲素號豫章南鄉人

仲素從龜山遊初見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摠衣侍席二十餘載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靜坐聞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鄙人未韋齋李廷平執弟子禮從之遊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

發時作何氣象。延平退居室中亦只靜坐。相從累年。盡得所傳之奧。

元坦著。朱子父名松字喬年。號卓齋。延平即李文靖公。朱子師也。觀此知朱子好靜坐。淵源有自。今日爲學。殊少師友之助。若不從靜坐入門。即做不得功夫。未有不至廢木而終於頽廢者。

李文靖公

名佃字愿中號述平無浦人

朱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發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若於

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前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又曰。元晦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懸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功夫。便自見得。

人義理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日用之間。不至措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若且盡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

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
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
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
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
八句內求之靜坐看去如何徃徃不能無補也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
爲可其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爲庶幾
耳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懶斂所
不及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心進

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
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於胸中
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思難有大不可堪
者持以自慰則亦可以少安矣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
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
天理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元晦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
認得西銘意者。所見路脉甚正。空以是推廣求之。
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
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人於靜處下功夫。於鬧處使不著。是不曾用功也。元
晦於此。惟於日用處。便下功夫。或就事上。便下功。
夫庶幾漸可合爲已物。不然。只是說也。

元坦人固有無善惡。哀樂之將。然中無所主。真
然不礙。與暗發何異。不可謂之未發也。未發理之
中發而中節謂之和。若非慎獨。焉能在此。夫子云
中庸先言使舞。然後夏中。和。李先生論此。最詳。當

時託不願。後來又不深
思。遂成瑣碎。孤負此旨耳。

陸子 名九淵。字子靜。號象山。
諱文安。撫州金谿人。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
故遊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
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遊某之門者。
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
然吾以爲不可。旣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也。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在吾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

只是他本有底在吾。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仲誠處一日。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學者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情

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爾知道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慎思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願。人不辨箇小大。輕重。過此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來大事。卻放下著。

要帶新昂奮發。莫凭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只是他本有底在吾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
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
然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仲誠處
一日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
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
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
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學者
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帶

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爾知道博
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慎思箇什麼明辨箇什麼
篤行箇什麼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
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願
人不辨箇小大輕重遇此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
來大事卻放下著

要常軒昂奮發莫凭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
在內時誰欺得爾誰瞞得爾見得端的後常涵養
是其次第

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且今
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
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
神都效卻無向來壘壘之意防閑二字古人亦用
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
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

平日與兄說話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
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卻嘗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
先生云平日與老兄說求放心立志如今正是放
共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
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備立卻問我如何立若
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閑蓋
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外
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問近日日用
常行胸中快活不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

我畧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
不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心只
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
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
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人孰無心道
不外索患在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
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向學

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
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

朱濟道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
王方可稱贊濟道曰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
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
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存
共勞私意俗習如見親之寧雖欲存之而不可得
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量抵當流俗不去須是著眼
看破流俗方可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
傑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
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則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
分內事日克日明誰得而禦之此事不借資於人
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砥礪鞭策耳

元州案據子與朱子論人強國意謂不台或謂誤
陸陸曰建安亦無朱元時亦無陸子故有學

者語書朱子語陸子朱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地
會者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其與共
爲人未可以輕議也又朱子晚年始陸子書云通
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刀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
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觀此知朱陸雖異未嘗
不歸於同迨今自其異者觀之朱子教人先博學
而後反約陸子教人先明本心而後博學朱以陸
之教人爲太簡若偏於尊德性陸以朱之教人爲
支離若偏於道問學究而言之先博後約道問學
正所以尊德性也先約後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
學也蓋朱子之學宗孔子陸子之學宗孟子
宗孟子孔孟豈有異同乎是可悟矣

楊慈湖先生名簡字敬仲慈谿人

象山長敬仲二歲素相呼以字夜集雙明閣上象山
提本心二字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

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敬仲曰：簡
兒時卽聞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
不易。適平且有鬻扇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退
問如初。象山曰：適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
其爲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忽大省此心。
澄然清明，廣大無所不通。復問曰：止如斯邪？象山
竦然曰：更何有也？敬仲卽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
納弟子禮，師事焉。每謂感陸先生不再答一語，若
更云云，便支離去矣。後觀書，猶若有疑，終夜坐不

寐。天欲曉，忽漉然如物脫去，乃益明。嘗曰：人性至
善，人性至靈，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
外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見牛穀，觶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入井，誰
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
人皆有此心，而顧爲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所
熏灼深可惜也。

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知其然？人

昔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天下萬世之人心。皆如此。毋自欺。毋自疑。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何思何慮。昭昭弗遺。

何者爲求。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吾之本心。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由敬而入。以直而動。出乎自然。人盡見天。

元州朱先生文通奉公。刻意爲學。嘗令蔡自文觀先生脈。脣。應。調。不。懈。至。二。十。八。歲。居。太。學。精。理。竟。秋。夜。寢。坐。於。牀。忽。覺。天。地。萬。物。遍。爲。一。體。由。是。學。業。大。進。然。其。說。不。能。無。偏。明。儒。王。龍。谿。羅。近。翁。周。海。門。以。之。爲。節。錄。三。條。務。歸。於。正。

張宜公

名。以。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

人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

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

元坦案南軒實業於胡五峯以孔門論仁之旨告之南軒退而深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入矣南軒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以成其學及其沒也宋子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

黃文肅公

名幹字直列號勉齋同縣人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要皆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辯析講論之間而不務存養省察之實所以辨

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我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若於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

古語云。利欲難克。易明白讀之。使人興起。

真文忠公

名德秀。字和元。號西山。建州浦城人。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闕一也。夫學者之治心。猶治病然。省察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者。用藥以去疾也。存養者。則又保護元氣。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
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
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
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
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欲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
憂息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
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
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
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進會陔不遠始也特慮

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
學之要典

元且案先生以斯道自任慷慨陳辭力扶大義
禁所除而正學復明於天下皆其力也著大學行
義一書本聖賢之學明帝王
之治甄陶萬世利澤無窮

陳潛室先生 名植字器之
浙江永嘉人

問不睹不聞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
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著落曰此問
最精前輩於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纔著
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說戒慎恐懼蓋雖是未發

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也
所謂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
蓋雖是持守體段卻不露痕跡

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真
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
時便有嗜慾不如共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是
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卻泯然寂然喜怒哀樂都
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
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

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問明道曰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爲情
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
如何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
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功夫只在心裏
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於後學

元用案先生有本鍾真典及門問答諸說備載其中
時時道學之禁甚嚴而先生獨免於時議其亦
可謂善自善矣

元儒

許文正公

名珣字仲平號魯齋懷孟人

責人深者必自恕。責己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以聖賢律己。則日進。以衆人望人。則易從。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

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漸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如烈火。火焚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薛文清公曰。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

一人而已。

吳草廬先生

名澄字叔切。清華州人。

仁者壽。聖人之言也。予嘗執此以觀天下之人。凡氣

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
厚重者壽。言之簡。然者壽。益溫和也。慈良也。寬洪
也。厚重也。簡然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
厲。殘忍。褊狹。輕薄。躁者之所能及也。

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
勉。不勉則止。顏子有若無實若虛。所以欲罷不能。

世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

元坦案。先生學問之源。見於易書春秋禮記諸纂
言。而學問之序。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以居有草
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著之曰。草廬孫。元曰。從
祀孔子廟庭者。皆理學之最著者也。安治朝祭酒。

謝師請進宋飭楊時從祀。自元與淮考理學者。正
以備從祀之採擇。滄既斥矣。何敢再收。元坦竊謂
不然。君子不以人廢言。況先生乃元儒中較皎特
出者也。不特因其出處一節。遂置諸不論。不識之
列。理學宗傳。所錄諸儒。未必盡堪從祀。何以獨苛
於先生。今考國朝欽定各經。備採其說。
故不敬妄泐。

儒門語要卷二終

